

独家授权
首次推出



蓝衫银剑

(台湾) 玉翎燕 著

(台湾) 玉翎燕著

蓝衫银剑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台灣) 玉翎燕 著

藍衫銀劍

(中)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台湾)玉翎燕著

蓝衫银剑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容提要

蓝衫，是一件刀枪不入的宝衫；银剑，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蓝衫小侠夏心宁，就仗着师门所传的这两件宝物，闯荡江湖，快意思仇。他与三剑无敌武安阳进行生死决斗，终于在泰山玉皇顶，洗雪了父母的血海深仇。为了找回开山师祖蓝衫客遗留人间的武学奇书《五阳秘笈》，他奔走天涯，八方寻觅，才使得完璧归赵，誉满武林。

本套玉翎燕武侠小说系列，是作者从自己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授权本社，首次在大陆独家出版的。

蓝衫银剑 上、中、下 (台湾) 玉翎燕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二二〇七二厂 印刷

692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32.5 印张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 7-104-00353-8 / I · 207 定价：25.00 元

新登（京）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100086

目 录

楔 子	春至讯亦至	马归人未归	(1)
第一章	毁剑求退隐	弹指来仇家	(6)
第二章	结怨苗疆客	邂逅活华陀	(44)
第三章	感恩未言谢	负义不自彰	(86)
第四章	难得千日醉	换来梦黄粱	(127)
第五章	风声鹤唳也	草木皆兵乎	(168)
第六章	暝噩生雾水	娓娓说真情	(209)
第七章	仗义玉龙山	邂逅阙家集	(248)
第八章	闻君空手去	火蝎暗中来	(288)
第九章	意外收门人	临去说往事	(329)
第十章	落足万丈壑	生死一瞬间	(369)
第十一章	一悟生善念	半瞥起邪心	(411)
第十二章	临别心寂寂	相逢势汹汹	(451)
第十三章	惊闻道秘笈	诈见钓海豚	(490)
第十四章	夜斗老鸦驿	晨渡海心山	(531)
第十五章	作恶必自毙	天伦泪感人	(572)
第十六章	驰骋落陷阱	只身斗雪魑	(612)
第十七章	狭路逢大敌	深山遇恶人	(651)
第十八章	书简传心意	仆仆走归程	(693)
第十九章	挥泪别天山	惊心见罗刹	(734)
第二十章	慧剑太难挥	道听一老怪	(776)

第二十一章	相逢如陌路	反目不留情·····	(817)
第二十二章	冒险夺金牌	横尸表清白·····	(859)
第二十三章	探险访盲叟	小酌至洛阳·····	(900)
第二十四章	千钧系一发	万恶又逃生·····	(941)
第二十五章	九仞亏一篑	同室互操戈·····	(981)

楔 子

春至讯亦至 马归人未归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春风也吹绿了邦阳之东的怀玉山，但见一片茶青，铺成翠色山谷，清新悦目，幽香沁脾。

山之麓，青翠欲滴的茶树丛中，有小屋一间，独立其中，竹篱茅舍，瓜棚豆架，间有三五茎翠竹，摇曳其间，两三枝桃红杏白，伸出篱外。这一种隐士蜗居的情调，给这一片茶青的怀玉山，点缀成活的风景，使人觉得选居此地，对这一片天然景色，有画龙点睛之妙。

此时，夕阳已压山顶，暮霭苍然，茅舍有一缕炊烟，袅袅而起，此是日没而息的时分，忽然，一阵蹄声震地，山道尽头，黄尘起处，一匹白马电闪雷奔驰骋过来。

这匹马，浑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此刻跑得头尾一线，气势如龙，顷刻之间，跑到茅舍竹篱之前，蹄声未住，立即就听到茅舍之内有人欢呼：“小白龙回来了！”

呀然一声，茅舍门扉打开，里面走出一位荆钗布裙的中年妇人，满脸含着愉悦的微笑，轻灵地走出门来。当她走到竹篱之旁，刚刚伸手攀住柴扉，忽然脸上颜色大变，笑意全收，立即一拉柴扉，冲出门外，一把抓住那匹正在喷气流涎的白马，惊惶地问道：“小白龙！主人呢？”

这匹白马突然一扬头，唿聿聿一声悲怆的长嘶，两颗黄豆大的眼泪，滚落下来。

这位中年妇人一见这种情况，当时就有一股寒意，泛自心底，痴痴地错愕了一会，突然一转身疯狂地冲到白马的后面，在那空马鞍之侧，打开一个小小的铁盒，从里面拿出一张素笺，笺上寥寥地写了几行字：

“荆默卿卿：若有一天小白龙空鞍回来，汝其勿悲！请携带宁儿按既定计划，火速离开怀玉山。

卿卿大勇过人，定能不负我望，至切！至切！

夏山预留”

这几行字，不啻是晴天霹雳，费荆默顿时宛如万丈高楼蹈空失足，失声大恸。

正在她哭得神智不清，泪绝以血，忽然，从茅舍之内，传来一阵幼儿啼哭之声，这一阵儿啼，仿佛是醍醐灌顶，费荆默当时浑身一震，她喃喃地说道：“啊！我忘了宁儿！”

她站在那里，仰天凝视，良久，突然咬牙一跺脚，擦去脸上的泪痕，露出坚毅之色，转身走进茅舍之内。顷刻，她双手捧出一个小衣篮，放置在马鞍之上，紧紧地用绳索捆扎停当，她仰头向天，喃喃地说道：“夏山，我要违背你的遗言了，我不能和宁儿一同前去，没有你，我没生活下去的依恃。夏山！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

她合着掌，痴痴地喃喃自语，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地说着。

这时候，夜色已深，将圆的月亮，渐起于东山之上，清辉万里，一片琉璃。费荆默缓缓地转过身来，抚着小白龙的

头，低低地叮咛道：“小白龙啊！主人遭了大难，如今夏家只有这一脉香烟，一切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九疑山费老爷子的地方，你是去过的，但愿你能将小主人送到那里。”

灵性通人的小白龙竟是那样柔顺地点头顿足，不断地低嘶。

费荆默又止不住流下辛酸哀恸的泪。她伸出手轻轻拍着小白龙，道声：“去吧！”

小白龙昂首一声长嘶，顿时绕过茅舍，穿入茶丛，向后山疾驰而去。

费荆默目送小白龙如履平地从后山去后，她木然地站在茅舍之前，眺望着四周。怀玉山在月色之下，更添了一分朦胧的美，她每看一处，都自然勾引起一阵甜美的回忆，而这些甜美的回忆，却又都与目前悲恸连在一起，她喃喃地低唤着“夏山”，又哀哀地流着一阵眼泪。

忽然，隐隐约约地听到远处有蹄声纷沓而来。

她停顿了一会，平静地走进竹篱之内，扣上柴扉，关上房门，她将周围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便守着一盏孤灯，寂然无声地坐在屋里。

蹄声近了！

一阵哗啦啦狂奔而来的蹄声，突然停止在竹篱之外。

呼地一下，迎风亮起一个火摺子，把竹篱茅舍之前，照得比月光更清楚，门外五匹马，神骏非常，浑身汗湿，马上的人，身材伟岸，都用汗巾围着脸，站在竹篱之外，犹疑不决。

终于其中一人大喝道：“里面有人么？”

喝声如雷，回音潮涌，可是茅舍之内，没有一点声音。

其中有人说道：“冲进去！区区一间茅屋，谅她没有什么惊人埋伏。”

另一个人说道：“你不要小视了费荆默，她虽然不谙武功，可是她学会了她爹那些精巧的机关利器，我们休要莽撞。”

又有一人说道：“夏山本人又待如何？何况是一个不会武功的费荆默？冲……”

这冲字刚一出口，蹄声顿起，随着就是一阵嗖嗖作响，紧接着哎哟连声，有人翻鞍落马，有人抱脸惨呼，仓惶拨转马头，退开五丈开外。

这些人刚一退开，突然眼前火光一闪，茅舍之内，四周火舌齐抽，顷刻之间，冲上屋顶，把怀玉山前，映得一片通红。

马上的人，始而一惊，继之一愣，终于各催马匹，泼刺刺直冲过来，围着这座起火的茅舍，他们不是救火，而是坐在马上观火，他们更不是救人，而是怕有人从火窟中逃出。

这一阵火势起得好快，但也消得迅速，一间茅舍，半围竹篱，何消片刻时间，便已烟消火灭，只剩下一堆灰烬。

马上所剩下的三个人，从容地跳下马来，手执着火摺子，在灰烬之中，慢慢地寻找，一点一滴地慢慢寻找。忽然有人惊呼道：“怎么只有一个人的尸首？”

其他两个人赶紧走过来看时，果然，明明只有一段焦炭似的尸骨，再也没有第二个。

三个人面对着这一段焦炭，怔怔地站在那里，半晌没有说话。

圆月已渐偏西，遥远的村庄，隐约的传来鸡啼。

其中有人废然叹道：“功亏一篑了！漏掉了最重要的人，看来二十余年以后，江湖上又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造成更多的恩恩怨怨……”另一个人问道：“怎么？老大你有悔意了么？”

那人顿了一下，俄而纵声大笑说道：“悔意？斩草未除根，人已经走了，生悔意又当如何？哈哈哈！”

一阵狂纵的笑声，在山里翻腾，随着蹄声大作，渐渐地消失在怀玉山的茶丛里。

俄而，晨曦渐露，旭日东升，怀玉山依旧是那样的青翠欲滴，只是山麓下消失了昔日的竹篱茅舍，也看不见桃红李白和竹影婆娑，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烬。

在这一堆灰烬里，埋了一颗种子，一颗复仇的种子。三年，五载……在那里默默地发芽，成长茁壮。

第一章

毁剑求退隐 弹指来仇家

六月，荷香十里，蝉鸣噪天。

仙霞岭下，武阳山庄，正像这炎夏六月的天气一样，门前车水马龙，屋内如云胜友满座高朋，表现出一片热烘烘的气象。

稍时，云板连响，酒宴已齐，肃客人座。

庄里庄外，所有的客人，都纷纷站起身来，向客厅里面穿进去，越过一道院落，迎面一簇假山，刚一绕过假山，只觉得一阵荷香扑鼻，水气迎人，原来是一个颇大的荷池，叶翻千层，香分十里，人到此处顿觉暑气全消。

荷池当中，有一座极其宽敞的水阁，经过九曲回廊，进入阁内，但见画栋雕梁，檐牙高啄，说不尽的富丽堂皇，看不完的金堆玉砌。

水阁当中，摆着二十桌酒席，山珍海味，百味俱陈，而且杯盘碗盏，莫不都是精致非常，极其名贵，这除了说明武阳山庄的豪华富有之外，更说明今日这一次宴会，一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水阁正中间，摆了一席，酒席后面，有六扇翠竹精雕的屏风，占意盎然，非常雅致。在这翠竹屏风当中，斜斜地挂了一柄长剑，剑鞘古色斑斓，分明是一柄古剑。

宾客纷纷就座后，当中那一桌酒席上，站起来一位须发苍白，年近古稀的老人，但见他生得长眉覆眼，双耳下垂，脸如渥丹，真正可以说是鹤发童颜，神态慈祥，只可惜在左眉之上，额角鬓旁，有一道紫红色的长疤，微微的闪着光亮，这个疤痕虽然不足对他慈祥面貌有所破坏，然而毕竟有美中不足之感。

他就是武阳山庄的主人，十余年来，名震江湖的三剑无敌安武阳。也正是近十年来，在江湖黑白两道所传诵的“及时雨”、“赛孟尝”、三剑无敌安武阳老爷子。

安武阳站起来，眼神向四周打量了一下，轻轻地咳嗽一声，立即水阁之内，变得寂静无声，一片静悄悄，大家都将眼睛停在安武阳的身上。

安武阳如此顿了一下，露出一丝微笑，一挥手缓缓地说出了两个字：“斟酒！”

言犹未了，四周早有人“嘎”了一声，在水阁的周围，放置的泥封酒坛，立即拍去封口，大碗的舀出来，斟到酒席面前每个人的酒碗之中，霎时间，酒香和荷香四溢，豪情与笑语齐飞。

安武阳一直含着微笑，举杯邀饮，一连干了三大碗，突然，他将酒碗放在桌上，用手按住，缓缓地说道：“老朽安武阳何德何能？今日能邀得各家高手，各路名人，惠然莅临敝庄，蓬荜生辉，深感万内，老朽要在此，再向各位把敬三大杯。”

水阁之内，顿时为安武阳这种豪情，引得轰然。

安武阳微笑地抚着胸前长髯，等人声稍歇的间隙，又缓缓地说道：“自然无事也不敢惊动，今日幸得各位光临，只想

求各位做一个见证。”

水阁里的人声寂然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位有名的安老爷子，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如此慎重其事，请得黑白两道各门各派，水陆两路，有头有脸的人，来做一次见证。

此时，夕阳已然西坠，水阁之内，逐渐地阴暗下来。

安武阳招呼一声“掌灯”，水阁周围，将近百盏琉璃明灯，一齐点亮，将水阁照耀得金碧辉煌，较诸白天，更别有一番情调。

这时候，安武阳的脸上笑容，慢慢地收敛起来，双手抱拳当胸，拱手说道：“老朽弱冠仗剑出道江湖，多承各位先进前辈提携照顾，数十年来，在江湖上总算闯出薄名，如今老朽业已年近古稀，自念无能再在江湖中过此刀光剑影的生涯，所以今日特别邀请各位来到敝庄，当众毁剑，从此退出江湖。”

此言一出，水阁之内，众人始而一怔，继之哗然。

谁不知道三剑无敌安武阳安老爷子，不仅是一柄长剑十余年来享誉武林，而且，仁义如海，乐于助人，更为人们所尊敬。武林之中，偶有纠纷，能得安武阳出面，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何他今日突然有退隐之意？更何况安武阳虽然年近六十有余，却丝毫没有老迈龙钟之态，其精神举止，不逊壮年，更无由顿生退意。

安武阳又露出淡淡的笑容，站在那里静候众人声音渐低之后，他又说道：“老朽虽然退出江湖，而武阳山庄的大门，仍然终年敞开，同道友辈，先进高人，随时光临，老朽仍然倒屣相迎。”

他说到此处，突然顿了一下，提高声音，沉重地说道：

“老朽自信生平无亏于人，但是，毕竟开罪于人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老朽才特别邀请各位前来，郑重声明，以往如有开罪之处，老朽愿在毁剑之前，敬谨领罪，如果各位都能待以宽容，老朽自是感之不尽。如此，在毁剑之后，就请各位既往不咎，老朽安静的度此风烛残年。言已尽此，敬谨以闻。”

三剑无敌安武阳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静静地站在那里，安祥地若有所待。

水阁内，这三山五岳各门各派的名手高人，这时候，又是哗然，又是惊诧，更有无限的猜测与怀疑。

“三剑无敌安武阳虽然崛起江湖甚早，但是，真正成名，而且真正成为名重一时的人物，也只是十余年前的事，难道他在以前，有过极大的仇恨，他惧怕别人的报仇么？”

“安老爷子仁风被泽，黑白两道同沾，赢得‘及时雨’‘赛孟尝’的美名，他怎会有仇家？他为何如此多心？”

“……”

尽管各人猜测的内容不一，而内心猜测的情绪，却无二致。

三剑无敌安武阳站在那里，静静地等了半晌，眼神缓缓地向四周往返地巡视数次之后，他的一双长眉，微微地掀起，笑容也渐渐地绽开，忽然间，他转过身去，伸手从翠竹屏风上面，取下那柄古色斑斓的长剑，再回到席上，右手握住剑柄，微一使劲，铮的一声，在百盏明灯照耀之下，顿时映起一道寒光，光芒耀眼，冷意砭人，果然是一柄利器神兵，罕世的宝剑。

安武阳放下剑鞘，将剑换到左手，这才抬起头来，朗声

说道：“各位既然如此成全，让老朽能安然度过晚年，盛情可感！老朽一旦断剑之后，江湖一切恩怨，从此一笔勾消，还望在座的各位，能为老朽做一个见证。”

说着话，左手执剑微微抬起，右手慢慢向前一伸，渐渐地变得颜色赤红，手指变得粗大逾常。

水阁内，大家讶然噤声，眼睛瞪得多大。

怪不得安武阳准备弹指毁剑，所毁的剑，又是一柄宝剑，敢情他会“五阳霹雳掌”？这一宗绝传已久的武功，为何他会？

这时候，安武阳右手拇指紧扣中指，对准宝剑，正要弹下，这一弹之下，宝剑必然会断，宝剑一毁，这位三剑无敌安武阳，他的武林恩怨，就从此一笔勾消。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水阁外面有人说道：“安武阳！请你住手。”

这一声突如其来，在场的众人，都为之浑身一震，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旋转回身，向水阁外面看去。

阁内虽然是灯光照耀如同白昼，阁外却是夜幕低垂，昏黑一片。但听得亭外落脚有声，从九曲回廊之上，慢慢地出现两条人影，向水阁这边走来。

来人走得很慢，步履一声一声，清脆无比地落到水阁里每个人的耳内。

水阁里的众人，大家的心情，随着那一下一下的步履之声，逐渐地沉重，也逐渐的紧张，因为来人这一声喊叫，无疑说他是寻找安武阳报仇而来，所以才在他断剑之际喝声制止，安武阳的武功众人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来人既然胆敢在这个当口寻仇挑衅，这人的功力，自可想象一般。